

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

1986.9.7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神偷绿小千



「台湾」李凉

下

神偷绿小千

下

李凉谐趣系列⑪ / 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二十章 妙才子

任谁都听得出他在套水仙的话，水仙不由得嫩脸又热了。

姥姥讪嘲道：“现在你总该知道是我的老花眼管用，还是你的小花眼管用了吧？”

小千千笑道：“各有千秋……”瞄向姥姥：“其实你只要幻想水仙花就是小的荷花，一切不就得得了？”

“我没你那么有想象力！”姥姥嗔道：“既然你能把水仙变荷花，你就好好待在这里给我变出一池荷花来！”

小千瘪笑道：“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姥姥嗔笑道：“变不出来就给我浸在水里！”

小千正好想洗个澡，反正都已经造成了，遂落落大方地说道：“好吧，你要变，我就变！”

说着就想往水池跳去。

“等等！”

水仙已不忍心地叫住他，赶忙转向姥姥，急道：“姥姥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何况这些花茎，大都是我采的……您不要罚他好不好？”

姥姥嗔道：“看你，一身弄得脏兮兮，还有时间去担心别人？”

水仙不禁脸腮一热，仍道：“姥姥，您原谅他好不好？”

姥姥似乎不忍心让她失望，口气已转缓和，说道：“可是你娘要是回来了，见着此情景……”

“我会向娘请罪的。”

如此一说，姥姥也不好强行治罪了，遂瞄向小千：“算你走运，有少宫主替你求情，我看你也变不出什么荷花，给我收拾干净，不准再折损一花一木，否则再也不饶你！”

小千干瘪一笑：“洗个澡总可以吧？”

他仍想落水去舒服一番。

“你那身脏味道，想毒死鱼儿是不是？”姥姥骂道：“给我到浴房冲干净，不知哪来的野人！”

小千干笑不已，他倒真想试试是否能毒死池中鱼儿，可惜没有机会了。

随后在姥姥逼迫下，他只好清理一番残枝败叶。

反正水仙和水柔也脏兮兮的，三人已一同去洗涤一番。

多了一个男人，洗起澡来还真不方便，小千已被带到一处像似温泉的小峡谷中，彻底清理干净。

除了左小臂一道伤痕外，他倒还算完整，照着水面，觉得光头已理了近两个月，再加上柳再银那把火给烧得长短不齐，好似芋头，难怪水仙会那么不满意。

想想，他还是拿出小刀，再把光头刮得亮光光，显得神气多了。

洗涤过后，再换上一套淡青便装，已脱胎换骨，若不是左眼睑还留有被水柔掴的巴掌青印，也算是一个潇洒的和尚啦！

再次回到花园。

突然间，水仙已看傻了眼。

她看的不是小千的俊俏，而是他的一双眼、脸、鼻、嘴，竟然如此熟悉，好似长久以前就见过似的，这正如她想象中所要勾勒出来的男子形象，本以为失望了，没想到竟又出现了。

她未能自主而贪婪地瞧着小千，瞧了又瞧，好似一不细心，这形象就会突然间消失一般。

她甚至发现小千的鼻子，尤其眼神特别的亲切，就好似长在自己的脸上一样。

小千见她如此愣眼，已戏言地转向右脸边，说道：“暂时先看一边，怎么样，你还满意吧？”

水仙怔愣道：“你真是那小黑鬼？”

小千揪向脖子那条绳索，自在道：“光看这个，也知道假不了。”

水柔在一旁也提高了警觉，道：“小宫主您别让他给骗了，他最会装神弄鬼，其实一肚子全是坏水。”

水仙怔愣中已收回过不少心神，问道：“男人都是光头吗？”

水柔讪笑道：“他是和尚，才必须理光头，他是不修正道的小和尚。”

小千急忙道：“别听他胡说，和尚是光头，但光头的不一定是和尚，我还没出过家，哪来的和尚好当？”

水柔斥道：“你明明说你是苦恼大师的徒弟！”

小千白眼道：“是他徒弟又如何？谁说和尚不能还俗的？”

水柔登时怔住了。

毕竟她还是涉世未深，岂会是伶牙俐齿小千的对手？她已恼羞成怒道：“和尚就是和尚，当一天和尚，一辈子都是和尚。”

小千睨笑道：“和尚有什么不好？行遍天下，吃遍四方，念

一句阿弥陀佛，连恶鬼都怕，你还有什么好嫌弃的？”

水柔怒得牙痒痒的，就是找不出话来反驳。

水仙已含笑道：“你说的也对，光着头，满好看的嘛……”

“不但好看，而且还可以用来反射月光，读书不必点蜡烛呢！”

小千向她招手，道：“别理她，我教你一些神奇的魔术！”

一闻及神奇两字，水仙兴趣就来，马上跟着他，走向花园一角，铺有青石的地面，坐了下来，地面晶亮清洁，倒也不怕将衣服弄脏，若仔细看，此处在较高处，不时有雾气拂来，正是打坐清心的好地方。

虽然绳索够长，水柔仍禁不住想瞧个究竟。

上次小千从水缸抓出东西那魔术，她想到现在还没想通，不过已和小千形成对峙，她也不愿靠的太近，只停在左侧八尺余一像是枯木的矮桩，坐了下来。

虽斜对着小千背部，仍可瞧清一切。

“骰子……骰子……”

小千不停往自己身上寻去，就是找不到骰子，看样子可能是掉光了，不得已只有现成再做几颗，他找了一块硬青石，抽出小刀，已切割起来，水仙见他如此费力，嫣然一笑，已伸手说道：“给我。”

“给你？你也会这玩意儿？”小千愕然，仍将刀石交予她，水仙接过手，小刀一挥，青石就如豆腐般，应刀而落，平平整整，滑亮得很，露了一手精纯内力，小千看得傻了眼，实在不敢相信这丫头和他年龄相似，竟会有如此高深武功？

水仙切下一片，又问道：“可以了吗？”

小千傻愣中已醒来，干笑两声，道：“切成正方型就可以。”

水仙依言切出一颗半宽边的石块，小千说太大了，她再切三刀，已变成四颗，大小已差不多了。

“接下来看我的啦！”说罢，小千接过石块，轻笑不已又道：“这叫骰子懂不懂？一颗骰子有几个洞，不多不少，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洞！”小千在钻着骰子，一边解说骰子的功用。

水仙听的津津有味，突然见及骰子一边已六个洞（六点），小千为何还往下钻？不解地问道：“你不是说它只有六个洞？怎么你还在钻？”

小千邪笑道：“我哪只说六个洞？我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洞，加起来正好二十一个洞，知道了没有？”

水仙恍然一笑，微笑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她又问小千道：“为什么一颗骰子只有一到六？”

小千道：“这很简单嘛！一个正方形刚好有六面，每一面算它一点，不就形成一到六了？”

很快，他已将骰子钻好，耍着玩，又恢复昔日的风采：“另一个解释就是六六方能大顺，咱们比比看，谁扔的点子最多如何？”

水仙没玩过这东西，一份好奇心驱使，马上答应道：“好啊，我先来！”

她抓起骰子就扔，还认真地数着，小千轻笑道：“不用数啦！你一定输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水仙有点不服地问，小千得意道：“你只扔出一颗六点，我只要颗颗六点，不就赢你了？”

水仙半信半疑道：“你真能如此？”

“看看不就知道了？”骰子一撒，碰碰撞撞，果然落定之后，全是六点。

水仙惊愕不已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一次是侥幸，多来几次，你就会死心塌地的相信了。”

小千一连扔了七次六点，瞧得水仙目瞪口呆，不禁也想学这功夫。

“你是怎么扔的？”

“简单啦！熟能生巧嘛！我教你！”

小千兴致冲冲地就想教她扔骰子，水仙也欣喜不已，虽然未必学会，小千也有把握叫她扔出兴趣来，他认为赌博就像吸鸦片一样，只要上了瘾就很难戒掉，何况是稳赚不赔的赌技？只要出了门路，要她就此终止，那可比戒赌更难了。

可惜小千的如意算盘打的并不好，水柔已快步行了过来，斥道：“小绿豆鬼你敢教小宫主赌博？”她阻止了小千掷骰子。

小千瞪眼道：“你懂什么？赌博是要有银钱输赢，我只是教她玩玩而已，何必你大惊小怪？”

“你明明就是赌博！”水柔骂了一句，已转向水仙说道：“小宫主，你不能上他的当，玩这东西，江湖上有个外号就是郎中，他能在不知不觉中坑了人，到时想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

说到郎中水仙亦动了容，她曾听姥姥说过这两字，却是血淋淋的毒杀事件，那人外号就是绝命郎中，她还记得清清楚楚，此时她已把行医的郎中和赌博郎中混为一处，但警惕之心仍有之。

小千瞪眼道：“我要坑，也会找你这大笨蛋，何必找到宫主身上？”

“你敢骂我？”水柔拉起绳索，吊起小千，吊得他哇哇大叫，再也不敢作怪了。

“你放手啊！我不教了就是嘛！”水柔一阵冷笑，才将小千

给放下来，道：“别的不教，专教这些，也不怕到阎王那里被斩手断脚？”

小千白眼道：“阎王才不会像你们这么不懂得享受。”揉着脖子，摆着手，又道：“走吧走吧！不懂得享受的人就站在一边去，我还有正事要办！”口哨一吹，小貂儿已掠向他，已有板有眼地坐在他对面，准备和小千较量一番。

水仙和水柔只好没趣退在一边，想走又舍不得，最终还是停下来，想看看他们在玩何把戏。

小千这回也不要骰子了，他抓起衣角，撕下布片，写上不少数字，像牌九一样推起来了。

他道：“抢大小啊！输的人跪着打牌！”

小貂儿也不认输地咬牙切齿一阵。

小千洗完牌，已分发，每人各十张，数目从一到十。比赛规则很简单，双方暗自先规定比大或比小（把小牌子写上大小各一只，事先盖在前头，比赛时打开就能明白比大或小）。

若双方各自出现大小，则此次比赛不分输赢，若两者都比大，则数目多的赢，反之则数目小的赢。

如此玩法可全靠经验和智慧，想作弊可就难了。双方就此展开厮杀，小貂儿人模人样，一点也不输给小千。

玩了几次，双方各有输赢，都是跪着打牌，仍是厮杀得你死我活，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，水仙和水柔看得可说是上了瘾，已凑向小貂，帮它选牌拿牌。

突然间水柔已忍不住而急叫道：“这次比大，六点一定赢！”

声音激动而紧张，像晴天霹雳一样，把小千和小貂儿给惊住了，双双以怔愕眼神瞧着她，不明究理，她为何会喊出此话？

水柔触及小千眼光，突又从自己叫声以后已一片沉静，已然想及自己失态了，娇白嫩脸不由已红起来，够她窘了。

小千已呵呵惊笑起来道：“哇塞！我不知道你打的比我还激烈？炮放的那么大声；还保证一定赢？你刚才不是说不能赌吗？”

这话连水仙听了都觉得不好意思，何况是水柔呢？此时她恨不得钻入地洞，消失当场。

小千仍装模作样，惧畏而佩服又带着戏谑地惊笑着：“好好好，比大，六点算你赢，你的声音早把我给吓破胆了，我心头怕怕啊！”

水柔再也呆不下去，一声“羞死人了”，赶忙回头就奔往雾区，马上消失当场，免得更形困窘。她也不知为何自己会如此激动地叫出声音，简直已达浑然忘我的境界了。小千仍戏谑地叫着：“别走嘛！你的六点就快赢了，怎么可以一走了之？”

水柔哪敢回话，此事够她窘上三天，水仙则细声地说：“我替她玩好不好？”小千瞄了她一眼，已邪笑道：“输的人可要下跪喔！”

水仙实在禁不起诱惑，终于窘红着脸点头。

岂知水柔也硬着头皮，脸情冷漠地走回来，因为她已感到困窘躲闪，只会使自己更羞困，倒不如和小千较量一番，多少也可争回点面子，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难堪。她冷道：“我不相信会输给你！”

“那好啊！”小千邪笑道：“喊一声六点一定赢，我就莫可奈何，你不赢，谁才会赢？”

水柔硬撑着头皮，冷道：“废话少说，发牌吧！”

“发就发，输的人，自己看着办吧！”小千已洗牌，随后发了

出去，水仙和水柔也已坐在地上，专心地讨论，准备如何赢过小千。

可惜小千早有准备，轻松自然列着牌，也不花脑筋想：“对付你们太容易啦！闭着眼睛都能赢你们！”

水柔不服气，冷笑不已：“这次比大！”她故意喊出声音，已抓出牌子。

小千悠哉道：“大就大！”他也推出牌子。突然间水柔得意笑起来道：“你输啦！我故意喊大，其实我是在比小，口头喊的并不算，要看片牌才知道。”

小千处之泰然道：“这雕虫小计只能去耍三岁小孩，对我不行的。”

他掀开牌子，是大，九点，水柔一阵冷笑，以为自己赢定了，谁知牌子一掀，自己明明是押小，怎么变成大三点？她愣住了，水仙也愣住了，她明明看着水柔押小，怎会变成大？

“不可能……根本不可能……”水仙惊愕地叫着。

小千却悠哉笑说道：“布上写黑字大，是不可能变成小的，你们已经输一局啦！”

两人硬是想不出是何道理，真以为小千会变魔法，不禁心生惧意，玩起来亦是战战兢兢，如临大敌。

小千仍是谈笑风生，说赢就赢，好似真的会变魔术一样，玩起来顺手得很，比起方才和小貂儿死拚活缠，这实在太轻松了。为何会如此？其实若有旁观者在小千这边一看，就不难明白是何原因。这全是小貂儿搞的鬼，它就躲在水柔左侧，不停地伸出手指向小千打暗号，方才那副由小变大的牌子，就是它偷偷换过来的。谁又会想到一只貂儿会精明到此种地步？水仙和水柔被坑了都不知晓，不输，才叫怪事。其实一只会打牌

的小貂，要它偷看牌，比比手指头又有何难，她们涉世未深，否则只要细心该能想出这理由才对。两局下来，她便都是跪着打牌了，虽然困窘而不甘心，却输的无话可说。

几局下来，小千也玩得开心，话也说得够多了，尤其是外边世界，他说的是口末横飞，精彩绝伦，让水仙听得如痴如醉，真想瞧瞧小千所说的一切景物，这正是小千所要达到的目的，天空渐暗，游戏方告结束，小千已自回房，如此过了三天，水仙果然心动了，趁着夜静天黑，她避开门外守候的姥姥，已潜向小千住处。

小千睡得跟死猪一样，倒是小貂儿已被惊醒，猝见水仙，它赶忙护着小千，准备随时攻击。

水仙急忙嘘声道：“脸绿绿，我是来找他的……”混熟了，她也叫小貂儿脸绿绿，小貂很快弄醒小千，吱吱轻叫着，小千顿觉有变，已坐了起来，突见水仙，惊愕道：“是你？”

水仙又嘘一声，走过来靠近床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是偷偷过来的，可不能让姥姥发现了。”

小千灵目一转，已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已轻笑不已，大呼功夫没有白费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小千低声问水仙。水仙亲切一笑，问道：“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

“什么是真的？”

“是关于中原的事？”

小千一脸真诚，说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你不信跟我去瞧瞧不就得了？”

“我就是……”水仙猛下决心道：“就是想跟你去瞧瞧。”

小千怔愕着。

“你不愿带我去？”水仙有点失望地问着。

“不，我是觉得，我被绑着……”

“我可以解开你啊！”水仙又有了笑容，只要中原能成行，她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了。

“可是……水姥姥不会让我们走的。”

水仙细声道：“我们可以偷偷的去，不让她们知道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嗯！”水仙用力地点头。

小千苦笑道：“你倒是挺潇洒的嘛，说走就走？”

水仙纳闷道：“现在走不是很好？”

“好是好，要是被她们抓回来呢？”小千道：“我是说，就算今晚走得了，也逃不了多远，很容易就会被追回来的。”

被他一提及，水仙才想到还有这个麻烦，一时也没了主见，稍担忧地问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
“你让我想想……”小千开始沉思，不久已道：“你打得过水姥姥吗？”水仙茫然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姥姥总是尽全力……不过，我娘她一定可以打赢姥姥。”

如此一说，小千只好把她当成无法打赢水姥姥，遂又问道：“你娘去哪里？”

水仙道：“好像是为了你的事。”

“为了我的事？”小千怔然不解地问着。水仙点头道：“上次水月姊姊回来，说你也有滴血浮印，我娘就吩咐她，将你带回来，我娘也说要去一个地方查探一番，所以她就走了。”

“她有没有说何时回来？”

“不大清楚，不过姥姥说最迟半个月，现在已经过了十天了，我娘随时都可能回来。”水仙显得紧张：“她一回来，我就走

不了了。”

小千苦笑道：“你紧张，我比你更紧张。”

水仙突地盯住小千脸眸，追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不是我哥哥？”

小千愕然道：“你说滴血浮印，就是你娘弄的，你娘有说过你有哥哥？”水仙摇头道：“她没说过……”

小千嘘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好险，要是有了就麻烦了，我都快以为真有那么一回事了呢！”

“不过我真希望你是我哥哥。”

小千摆摆手道：“来生吧！我娘陪了我十五年都没离开过，我怎么可能又变成你娘的儿子？”

水仙感到失望：“可是你的滴血浮印……”

“这可能是巧合，反正会用这方法的也不只你娘一人。”小千道：“这事以后再说，既然你娘快回来了，我们得快点溜才行。”

“可是你又说今夜走不成了？”

“就改在明夜！”小千细声而促狭道：“最好能制住一两个人，如此逃起来就方便多了。”

水仙道：“水月和水柔，我有办法，姥姥就不行了。”小千想了想，已有个打算：“能避开姥姥则避开，避不了再想法子，你先回去，明天咱们再碰头。”

还好只差一天，水仙并未感到多大沮丧，已小心翼翼地潜退而去。

有了水仙引路，逃脱计划可说成功一半了，接下来该如何制住他们？

天已亮。水柔很快接换姥姥的班。

小千依照前几天的盥洗进食，随后已走向花园。

晨露凝聚，花瓣、叶尖拥着阵阵柔雾，清冷之中仍带着雅逸。阵阵花香袭来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水仙今天也起得特别早，在花园等了近一个时辰，才见小千姗姗来迟，虽有些嗔意，但见了人，掩不了心头欣喜，已奔向前。

“绿豆儿，你想出来了么？”水仙欣喜地问着。

小千瞄她一眼，赶忙道：“急什么？”

水柔已好奇地走了过来，问道：“小宫主，你要他想什么？”

水仙这才记起来还有个跟班的，但话已说出，已无法收回来，急得她手足无措。

小千看她再急下去，就得出毛病了，已随手拿起一支撑着秋菊的腕粗木桩，轻笑道：“这种事，我也很难想出来。”

水柔好奇追问道：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小千耍着木桩，邪笑说道：“她问我说，这支木棒落在你脑袋上，不知你是否会晕倒？”

水柔冷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“你是不信木头能敲昏你呢？还是不信我说的话？”

“我两者都不信。”

“那我只好让你相信了。”小千落落大方地举起那木桩，摆出样式地对准水柔脑袋，随时都有敲下去的可能。

水柔认定小千没那个胆子，不屑一笑道：“你敢……”

“答对了。”小千当真挥棒猛往她脑袋落去，咋的一声脆响，水柔已翻白眼昏了过去，她做梦都没想到小千敢敲她，这一记是白挨了。

水仙也想不到小千竟如此大胆，见水柔倒下去，她的心也颤了一下，这太让她感到意外了。

小千有点失望，谑笑道：“这么不管用？一次就解决了？”

“你真把她打昏了？”水仙带有怯意道。

小千瞄她一眼，打趣道：“不然你以为她在睡觉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别我我他他的，要溜就要快，来呀！一起把她拖到花丛下！”

小千已抓住水柔双足，往花丛拖去，水仙一想及外边奇异世界，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抱起水柔，也帮忙抬入花丛中。

把人藏妥，小千才嘘口气，走了出来，挥挥手中木棒，满意笑道：“这方法还挺管用的，值得推广，呵呵呵……”转向水仙又道：“我们是不是要推广到姥姥身上呢？”

水仙不解而紧张道：“怎么推广？”

小千神秘一笑，说道：“很简单，你告诉她，我有一项很重要的实验，想找她来试验一下，不就得了。”

水仙想想，不禁也笑了：“姥姥很精明，她很难上当。”

“这要经过实验才知道。”小千黠笑不已：“你去叫实验品来吧！”

水仙也无其他较好方法，只有去叫姥姥了，小千则在当场比着木棍，该如何敲下去，方能获得最大效果，以及该让她何处长肉瘤，才能使她容貌更有趣些？不多时，水仙已欣喜地奔回，远远就叫道：“绿豆儿，姥姥来了！”

姥姥沉哑声音也传出：“到底是什么实验，要老身亲自来试？”

若是姥姥知道小千找她来试验的玩意儿，只是想敲她头的话，想必会哭笑不得吧？

说话间，两人已奔至。小千满意地笑道：“姥姥，看样子你

对于这个实验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，来得可真快啊！”

几天相处，姥姥对小千的千奇百怪举止，早已存着浓厚兴趣，只是身份不同，不能和水仙一样，尽情地耍玩一些怪招。此时她当然也想知道小千所为是啥？不过她还是冷冰冰地道：“废话少说，老身忙得很，有何实验快进行！”

“不急不急，您先站好……”小千伸手将姥姥抓个正中央，就像老师在教小孩一样。

姥姥瞪着眼，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站好？”言语虽有反抗，动作却不由自主地任小千摆布。

小千笑道：“这就是实验的第一步，先站好。”

姥姥冷道：“第二步呢？”

小千已抓起棍子，哧哧笑道：“你注意看这根木根，眼睛往上看。”

他准备敲在姥姥前额，这才是最恰当部位，姥姥抬头，见及木棍就在头顶，愕然道：“你想敲我脑袋？”

小千含笑说：“不错！”

“这就是你的实验？”

“不错，我想看看要有多大的劲道，才能将你打昏？”

姥姥是哭笑不得，嗔笑骂道：“你在寻老身开心是不是？”

“看样子，您是很开心嘛……笑个不停？”

姥姥又好气又好笑，嗔道：“不必实验了，就凭你那两下子，还早得很呢，休想打昏我！”

“这就是我想试验的原因。”小千道：“您到底能忍到何种程度？”

姥姥白眼道：“老身不跟你瞎混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小千手中的木棍已敲向她前额，快捷又狠劲，他想现在若不敲下去就没